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佳話 第五卷 孤山隱跡

嘗思人生天地間，既具鬚眉，復存姓字，是顯也，非隱也。所謂隱者，蓋謂其人之性情，宜於幽，洽於靜，僻好清閒，不欲在塵世之榮華富貴中，汨沒性命。雖鳥獸不可同群，置身仍在人間，而金紫非其所欲，棲心已在天際，故出處之間，托遜山林，而別揚一段曠逸之高風，所謂隱也。雖然，隱固一也，而隱之情，隱之時，與隱之地，則不一也。巢由之隱，是逃天下也；荊蠻之隱，是計國也；沮溺之隱，是潔身也；七人之隱，是避世也。即賞菊思鱸，皆有所感，若一無所感而但適情於幽閒清曠之地以為隱者，惟宋之林和靖先生為最。先生名逋，表字君復，和靖是其溢號也。杭之錢塘人，其祖名克己者，曾出仕於錢鏐王，為通儒學士，至於君復，則少而孤，無所依傍。既長，則淡於好尚，但喜刻志而為學。經史百家，無不通曉。在真宗景德中，家居無聊，遂放游於江淮之間。游既久，見人所逐之利，所趨之榮，與己頗不相合，況山水之明媚，多不及西湖，便急急返棹，歸而高臥於家。但家貧乏，經營衣食之資，有所不足，君復處之晏如。人有勸其娶者，又有勸人出仕音，君復俱不以為然。因自思曰：「人生貴適志耳，志之所適，方為吾貴。然吾志之所適，非室家也，非功名富貴也，只覺青山綠水，與我情相宜。而鼓鍾琴瑟未嘗不佳，以我志揆之，則落英饑可餐，笑舉案齊眉之多事；紫綬金章未嘗不顯，以吾心較之，則山林偏有味，愧碌碌因人之非高。」和靖胸中自存了此念，則那不娶不仕之志已堅如石矣，又過了許久，只覺得城市中所見所聞，與疏懶不相宜，遂朝夕到湖上去，選擇一結廬之地。六橋淺直而喧，兩峰孤高而僻，天竺靈鷲，已為僧僚之藪，石屋煙霞，皆藏道侶之真。逐一看來，環山疊翠，如畫屏列於几案；一鏡平湖，澄波千頃，能踞全湖之勝，而四眺爽然者，惟孤山。細察其山分水合，若近若遠，路盡橋通，不淺不深，大可人意。遂決意卜居於此，因而結茅為室，編竹為籬。

君復得此而居，暢懷不啻分封，由是朝置一樓，暮橫片石，相地栽花，隨時植樹。不三四年間，而孤山風景已非昔日矣。凡游湖者，莫不羨其居址之妙，而慕其隱逸之高，然和靖不知也，惟以作字題詩自適。其字善行草，殊多別緻，而為詩孤峭澄淡，自寫胸臆，絕不襲人牙後，故流傳至今，多為人重。當日郡守薛映，敬其人，又愛其詩，故政事之暇，便時常到孤山來與之倡和。而和靖不亢不卑，恬然與之交接，卻未嘗人城一投謁。薛映亦諒之，愈加敬重。在和靖絕不以貴介為重，惟料理他自家的樂事。園中豔桃濃李，魏紫姚黃，春蘭秋菊，月桂風荷，非不概植，而獨於梅花更自鍾情，高高下下，因山傍水，繞屋依欄，無非是梅。和靖所愛者，愛其一種縞素襟懷，冷香滋味，與己之性情相合耳。

自此日增月累，不覺恰好種了三百六〇株，便想道：「這數竟按著周天之數，一歲薪米可以無虞，是天不絕我林君復之處。我之日給，何不竟以梅子所售之利為定則？」遂置一瓶，每一樹所獲之利若干，便包一包，投於瓶中，以三百六〇株所售之錢，作三百六〇包，每日隨取一包，或一錢二錢，當日便使一錢二錢；若止五分，便使五分，總以梅價之多寡為日用支給之豐吝。每逢梅將放之時，便經月不出門，惟以詩酒盤桓其間，真王侯不易其樂也。所題梅詩句甚多，那最傳誦者有云：

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。

又云：雪後園林才半樹，水邊籬落總橫枝。

又云：湖水倒窺疏影動，屋簷斜插一枝低。

又云：蕊訝粉銷裁太碎，蒂凝紅蠟綴初乾。

又云：橫隔片煙爭向靜，半黏殘雪不勝情。

略舉數聯，幾將梅之色香情態，摹寫殆盡。客有慕名來看梅者，和靖亦不深拒，但有數字畫於門板云：休教折損，盡許人看。不迎不送，恕我癡頑。

或有人問和靖曰：「此公廬也，公之梅，公所賞也，雖不折毀，何輕令人竊其香色？」和靖笑曰：「竊固不該相容，卻喜香色未曾竊去，故樂得做一暢漢耳。」梅花開後，誠恐無聊，非煮茗而細咀山色，則銜杯而深領湖光。朝弄看雲，夜良坐月；午睡足，弄筆晴窗，長吟短詠，只覺天地清明之氣，與西湖秀韻之容，只供和靖一人之受用，而攘攘者竟不知也。人有慕名來訪者，竟欣然接見，絕不檢人辭避。但和靖之品第原高，無論等閒流俗，不敢請謁，即薄有才名，而相見時無高論驚人，並一長可取者，皆返掉卻步而去。惟意有可投，言有可合，或字畫，或詩文，可以相當者，方許往還。然可與相當的，能有幾人？故和靖雖不避人，而人多自避也。然而高僧詩友，亦嘗往還。和靖每因山水之好，多不在家，便想一法，買下仙鶴二隻，置之園中，豢養已馴，遂縱之人云，少頃即歸入籠內。和靖大喜道：「此猶吾子也。」遂題一絕云：

春靜棋邊窺野客，雨寒廊底夢滄洲。

是時四方貴客，不遠千里而來訪和靖者甚多。奈和靖曠達襟懷，除梅花盛開之日，杜門不出，餘日則閒放小舟，遨遊湖曲，竟日不歸，殊無定跡。守門童子皆不知其處，自有二鶴之後，又見鶴知人性，每欲飲食，便俯首長鳴於和靖之前，和靖朝出暮歸，必引頸相迎，如有所依之狀，因戒童子道：「若有遠方客至，急切不能覓予，且請客稍坐，速放一鶴，摩於空中。予若見鶴，便知有客至，即掉舟而還，庶賓主不致相左耳。」

天聖中，丞相王隨以給事中出知杭州。既至，聞知和靖之名，即親造其廬而訪之。王隨一見即問道：「處士何不出？」和靖答道：「非不出也，無出之才耳。」王隨道：「出須何才？」和靖道：「上致君，下澤民，豈草野數人之所易及耶？」王隨笑道：「吾聞出處同一道。山林經濟，即是廊廟謀謀。」和靖道：「處之才不過栽培花木，豢養禽魚，以及吟詠山水耳。逋雖不才，尚可於語句中致其推敲。」王隨猶不以為意，因對園林佳致，遂分韻與之角險，見和靖吐辭恬淡，落筆高華，始歎賞道：「林君高名，自有真也。」

見其所居，富於圃而陋於室，因出俸錢，重為新之。有巢居閣、放鶴亭、小羅浮，工竣，以啟謝王隨道：自蒙惠緝，衡茆改色，猿鳥交驚，不意至陋之窮居，獲此不朽之盛事。往者，名賢鉅公，亦嘗顧丘園之側，微念土木之衰病，不過一在駕，一式廬而已，從未有過回玉趾，歷覽堵環，當纓蕤之盛集，攄風雅之秘思，率以賡裁，始成編軸。且復構他山之堅潤，刊群玉之鴻麗，珠聯縷錯，雕鐫相輝，筆植置佳，實於空林，信可以奪山水之清暉，發鬥牛之寶氣矣。自此和靖之高隱愈重，早有人傳人帝京。祥符五年，真宗聞之，不勝稱羨，因降敕於府縣，令其賜與粟帛，常存恤之。和靖雖感聖恩，卻絕不以此驕人。人有勸之者道：「聖恩既待先生如此隆重，何不出而承之，更為榮顯。」和靖道：「榮顯，虛名也；供職，危事也。怎如兩峰尊嚴而聳列，一湖澄碧而當中，令予之飲食坐臥，皆在空翠中之為實受用乎？況繁華夢短，幽冷情長，決不肯以彼而易此。」因題詩於壁道：

山水未深猿鳥少，此生猶擬別移居。

直過天竺溪流上，獨木為橋小結廬。

和靖詩雖多奇句，大可名家，但隨就稿，隨即棄之。或借之道：「詩，風雅物也，得人風雅而流傳之，詩人之榮也。先生佳句，大為人賞鑒，當錄存以示後，奈何等閒輕棄之？」和靖笑曰：「情景有會，不能自己，聊托詩以喻之，原非為人也。況吾方晦跡，轉欲以詩博名，豈不大相矛盾乎？」待郎李及，出知杭州，為人清介簡重，惡時俗輕浮，禁士女游湖嬉戲，自亦足跡不到湖上。忽一日，天寒微雪，遽欲出郊。人皆道他作主湖頭，邀賓客為高會，孰知其不然，單到孤山，來訪林處士，清談至暮而歸。

和靖因不娶無子，而兄之子林宥，則再三教誨，遂登進士甲科。人有駁之者道：「自身高隱而教姪登科，榮之耶？辱之耶？」和靖道：「亦非榮，亦非辱，蓋人之性情各有宜耳，宜則為榮，不宜則為辱，豈可一例論。」是時和靖雖以隱自居，然梅堯臣嘗謂：「和靖之學，談道則孔孟，語文則韓李，趣向博遠，直寄適於詩爾。使之立朝，定有可觀。」自此言一出，而人皆勸其當仕，

和靖聽之，但付一笑而已。從此大隱之名愈振，故同時如范仲淹，皆有詩寄林處士道：

片心高興月徘徊，豈為千鍾下釣台？

猶笑白雲多自在，等閒為雨出山來。

其一時名公，如陳堯佐、梅堯臣、龔宗元輩，皆有詩推贊和靖，而和靖視之漠如也。惟以風花雪月，領湖上之四時；南北東西，訪山中之百美。初陽旭日，洗眼拜觀；靜寺晚鐘，留心諦聽。芳草多情，看走柳堤之馬；書長無事，坐觀花港之魚。烹泉不便，暫入酒家，倚樹多時，間過僧院。緩步六橋，受用荷香□里；情朗八月，消磨桂魄三更。花前小飲，不喜同人；柳外聽鶯，何妨獨往。至於調鶴種梅，又其性命也。故和靖能高臥孤山，而足跡不入城市者二□餘年，而從尤一日不恬然自足，誠甘心於隱，而非假借也。何以知之？知之於其詩也。詩云：

強接俗流終返道，敢嫌貧病是欺天。

文章敢道長於古，光景渾疑剩卻閒。

讀其詩，字字皆以隱逸為安。既老，恐姪與姪孫不克全其志，因自造一墓於孤山之廬側。以見其歸隱孤山之緣。先是祥符中，天書見於承天門。一時，大臣如王欽若等，皆請封禪泰山，誇示外國，此諛政也。故和靖臨終，曾題一絕句，以自明守正之意，兼譏刺當時。詩云：

湖上青山對結廬，墳前修竹亦蕭疏。

茂陵他日求遺稿，猶喜曾無封禪書。

題畢，踱出庭前，將鶴撫摩一回，道：「我欲別去，南山之南，北山之北，任汝往還可也。」又對滿林梅樹道：「二□年來，享爾之清供已足，從此聽爾之舒放榮枯可也。」一時無疾而終，時年六□二。

姪宥與姪孫大年，正謀安葬，不意和靖未隱孤山時，曾客臨江，偶見臨江李諮，少年英偉，才思高華，雖舉進士，人無知者，惟和靖先生一見便驚賞道：「兄乃公輔之器也！」李諮深感其知遇之情。後果人為三司。至是，忽罷三司，出為杭州守，因思昔年林君復先生期許之言，借此到湖上，便可酬謝知己矣。自到任之後，公事一完，即訪林君復消息。左右道：「林處士已死數月了。」李諮聞信，不勝驚悼道：「我李諮承聖恩，賜我守杭，一則得以領略湖山佳景，二則便可請教君復先生詩篇墨妙，不料仙游，我李諮何不幸至此。」因為總服，與其門人，哭而葬之於其廬側自營之墓。因求先生之遺稿，讀至先生臨終一首，不覺歎服道：「先生真隱士也，千古之品行在此一絕中。」遂將此詩勒石，並納於墳中。其時仁宗皇帝聞之，賜溢「和靖處士」，仍賜米五□石，帛五□疋於其家，以榮其大隱之名。後人思慕其高風，遂以其故廬立為祠宇，後復從神位於蘇堤李鄴候、白樂天、蘇東坡三賢祠內，合而為四賢祠焉。